

飲水思源

徐海文

“人生是在不同的時空未知的點滴下串連起來的”

我信主不是出於不信，而是來自不幸。那年母親離開了我們，我的身心靈疲憊不堪，我柔弱的生命舉著杯祈求愛以顫抖的心來到聖殿「懇求神的憐憫，施捨祂的安慰」。

「詩班」是我第一個事奉，從小對音樂的愛好，我認真的唱，盡情的唱，憂傷的靈被那美妙動人的詩歌鼓舞，我找到快樂的泉源，「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」，這一唱40年。

來到美國，進入校園團契。除了唱詩，我有第二項事奉「編刊物」為要編一本榮神益人的小冊子，我到圖書館收集資料。館內圖書豐富，我有機會閱讀到古今中外的名著，為此打開我心靈的窗，智慧的燈，影響了我的一生，直到如今。

結了婚，舉家搬到麻州，加入當地華人教會，那時教會經費不夠，也沒有中文電腦，每週的程序表是用鋼板刻字印刷而成。我的小楷差強人意，教會安排這份工作就由我來負責，接下來才知並非易事。字體要工整；大小輕重要一致；而且不能有錯誤，第一次寫到眼冒金星，手指僵硬，幾乎哭出來，直刻到第八張，總算是大功告成圓滿交卷。但那兩年多的日子，鍛鍊出我的專心耐性及毅力，也養成我日後凡事抱持著全心投入，全力以赴的心態。當然在那寧靜的夜晚，伴隨我的沙沙筆聲，啜一口茶水，咀嚼上主日的信息，默思本週經訓，也未嘗不是一種享受。

來到加州教會，兒童主日學師資缺乏，為了自己的孩子，理所當然加入行列。我教學方式以講故事為主，但英文不佳，講不出生動的故事，於是勤練英語，我的語文、應對、組織能力是在那幾年教學中漸漸累積起來的，日後重回職場對我的幫助真是不可限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和孩子們所策劃的許多活動，成為不可磨滅的永遠回憶。

許多人認為我有插花園藝的妙手，其實不然。剛開始輪到我插花，滿腦子構想，緊張的連覺都睡不著。週六一大早就到農夫市場買了花，趕到教會，個把小時，插了又拆，總的來說無法讓花朵自然展現生命的氣息和嬌美。幾年時間，所到之處，我就觀摩大自然創造，色彩的調和，樹枝線條的搭配和層次，光線照明深淺所帶來的效果。我彷彿像是一隻快樂的羚羊，追逐在神的大千世界，愛上一切美麗的事物，開了我的眼，我懂得美了，那種心曠神怡的意境，是神在出人意外中給我的驚喜。

成立家長之友，是希望能喚醒更多人來承當創造新時代，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和使命。今日世界變動急速，社會複雜，孩子們要找到人生的方向是非常困難的，家長之友是以雙贏互動的方式讓父母和子女一同成長。人生是一本包羅萬象的書，懂和實際又有一大段距離，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愛，須要不斷的澆灌努力的學習，愛要以行動來接納，懂得讚賞鼓勵，花時間溝通。特別是溝通，長官和部署可以命令溝通；朋友不和可以不溝通；夫妻之間溝通不好可以分開；唯有對子女，溝通不良會造成終身遺憾和傷痛，也許父母一生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成為孩子生命中的領航者，因為沒有目的地的帆船，連風都幫不上忙。

年輕時想進入演藝圈，我要唱出我的心聲，演出人性的美善和醜陋，我要對這不公平的世界大聲吶喊，還給我一些溫柔吧。小風小浪，煙雨濛濛，雨過天晴，鳥語花香的渡過大半生。隨著年齡漸增，現在的我氣勢略遜一籌，我找回起初原有單純謙柔的心，只想烘焙些可口糕餅與人分享；送上一朵水仙；來自於內心的微笑；獻上我真摯的祝福，因為我了解在一切不完美的點滴中，最後總是完美的句點。

有人曾問我「這許多年來，你去教會，究竟得到了甚麼？」

我調皮的回答「如果我沒去教會，在你面前可就不是今天的我了。」

感謝造物主眷顧及厚愛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